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三卷

此情之歸 且結 滄海橫流 創者無所 月夜發端 花月發端 此情之發 瑞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魏秀仁 撰 清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64 D8665100 表明目錄 雙紅堂 小說 64 彩色首頁1 康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100 康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 康洋文化研究所 康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的注意事項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  
情之寡。情之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  
况其他。乾地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  
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  
能不見。惡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書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  
洩呢。吟風弄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  
情於時鳥。嗚呼。明几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炧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  
從那里說起。因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唏然道。人生有情。當用  
於正。陶靖節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卽幻。還講什麼情呢。  
我們原上草。原倒名士。放蕩。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  
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  
盼盼。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  
說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你說什麼情種。又是  
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





總束

及一年游提督調任廣東。癡珠中後，又南北奔馳，也曉得鶴仙中了武進士，却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數年之間，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且不曉得即在蒲關，如今認起來，却得兩位弟子。癡珠在并州養病，有這多舊人，也不寂寞了。正是：相逢不相識，交臂失當前。相識忽相逢，相逢豈偶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純是承上起下文字，似是閒文，非是閒文。細讀之，皆是絕不可少之文。能文者自知之。

花月痕全書卷三

第九回 粵峯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遙從第六回叙入

應第七回

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為外人道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不是小岑面軟却為秋痕掌孤

此輩作威情態解圍

話說秋痕那日從柳溪回家，感激荷生一番賞識，又忿恨荷才那般糟蹋，想道：這是我前生作孽，沒爹媽落在火炕，以致賞識的也是徒然，糟蹋的倍覺容易。就酸酸楚楚的哭了一夜。嗣後荷生重訂的芳譜，喧傳遠近，便車馬盈門，歌采纏頭，頓增數倍。奈秋痕終是顧影自憐，甚至一屋子人酒酣燈燭，譁笑雜沓，他忽然淌下淚來，或好好的唱曲，突然咽住嬌喉，向隅拭淚，問他有甚心事。他又不肯向人說出，倒弄得坐客沒意思起來。都說他有些傻氣。五月初五這一天，是馬烏盛苟才在芙蓉洲請客，看龍舟搶標。他所請的客是誰呢？一個錢同秀，一個施利仁，前文已表。餘外更有卜長俊，字天生，是個初出山的幕友。夏菴，字若水，胡耆，字希仁，是一個未入流。原士規，字望伯，是個黃河渡口小官，現被經畧撤任。那苟才又請了梅小岑，小岑那裡肯和這一般人作隊。奈子慎是小岑隔鄰，自少同學，兩世交誼，面上放不下來，也就依了。今年花選，是馬鳴盛頭家，因此傳了十妓。那十妓是不能一個不到的。只可憐秋痕，懶於酬應，挨時挨刻，直到午後，纔上車赴芙蓉洲來。遠遠聽得人語喧嘩，鼓聲填咽，正是龍舟奮勇競渡之時。岸上遊人絡繹不絕。那時水亭上早擺上三席，中席是卜長俊，胡耆，夏菴，秋香，瑞華，掌珠，伺候。西席是錢同秀，施利仁，馬鳴盛，碧桃，玉壽，福奴，伺候。東一席是梅小岑，原士規，苟才，曼雲，寶書，丹暈，伺候。狗頭見趕不及上席，下車時，將秋痕着實數說，硬着頭皮，領着上去。果然苟才馬鳴盛一起的人，圍着眼，便要向秋痕發話。秋痕低着頭，也不言語。小岑早已走出位來，攜着秋痕的手。



此輩善看風勢

解圍

此輩善作周旋

解圍之術

此輩作福情態

窮形盡相

總是福起

下折文字

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愈寫愈妙

惟妙故肖

生情性倫

眼晴如神

伯勞

建席

天下事好

以無心得

之此六字

喚醒世人

不少

無心得之

也要用力

此二字又

是對解弛

者不速之

客三人來

花痕

文情閒曠

說道怎麼這幾天不見更清瘦了。不是有病嗎？秋痕答應道：是馬鳴威苟亦見小岑如此，也就不敢生氣。立刻轉過臉色來。這小岑即吩咐家人在自己身邊排下一座。給秋痕坐了。狗頭便

跟上來。教秋痕送酒。招呼大家。小岑笑道：有我哩。你下去罷。狗頭諾諾連聲，不敢言語。倒是馬鳴威前後過來。應酬小岑。小岑丟將眼色。著秋痕向前。秋痕纔勉勉強強的酌上酒。敬過馬鳴威

又敬苟才。說道：晚上感冒，發起寒熱。今日日本不能來。緣老爺吩咐，不准告假。早上掙扎到這會纔能上車。求老爺們擔待罷。苟才趕着說道：我說秋痕向來不是有脾氣的。幸虧沒有錯怪了。你大家都知道。這就罷了。於是三席豁拳轟飲一會。秋痕默默坐在小岑身傍。見西席上碧桃

把同秀短烟袋裝好了烟。點着了。送過來給同秀。卻把水汪汪兩眼。溜在利仁身上。利仁卻抱

住福奴要吃皮杯。鳴威勸着福奴敬他。中一席卜長俊夏疏胡者三個。每人身邊坐一個毛手

毛脚的醜態百出。穢語難聞。這一邊席上。是小岑與丹暈。一杯一杯的較量。苟才也只好斯斯

文文的說笑。只有士規和寶書。做了鬼臉一會。向小岑道：聽說杜采秋來有一個多月。只是總

不見容理。小岑道：這却恨不得他。他媽現在病重得很呢。又停了一會。鳴威有些醉了。和苟才

換過坐。卻不坐在苟才座上。自己將椅子一挪。便擠在秋痕下首。迷着兩隻小眼。手裏理着自

己幾莖鬚。大有親近秋痕之意。急得秋痕眼波溶溶。只往小岑這邊讓過來。小岑見那兩邊

席上鬧得實在不像。又怕秋痕沖撞了人。却好窗外一條青龍一條白龍轟天震地的搶標。便

扯着秋痕道：我和你看是那一條搶去標。便立起身來。向後邊過路岸上看去。丹暈乖覺。也就

跟了出來。乘着大家向前爭看搶標。他三人便悄悄分開蘆竹。尋出路徑。望秋華堂緩步而來。

到得秋華堂。不想心印為着這幾天間雜人多。倒把秋華堂門牕拴得緊緊。中間的垂花門。落

了大鎖。三人只得繞到堂後假山上亭子。就石礮上小憩一會。此時龍舟都散去歇息。看龍舟

的人也都散去。各處閒步。這秋華堂就有三五成隊來了。小岑只得領着丹暈秋痕下來。從東

廊出去。丹暈見壁間嵌着一塊六尺多高木刻。無心將手一按。却活動起來。丹暈驚愕。小岑道

是個門。通過那邊浴神廟。平素是關住的。不知開得開不得。把手用力一推。那門年代久了。裏

頭關鍵久已朽壞。便撲落一聲。吊了下來。第二重月亮門却是開的。三人挨次進去。見是個小

院落。上面新搭着涼棚。對面一座小樓。靠南是正屋。後身就有人也。跟進來。小岑說道：這是我

的書屋。大家不得進來。那幾個人纔退出去了。小岑便把月亮門閉上。拴好。笑道：這都是你兩

個累我。說畢。領着兩人。由樓邊小徑。繞到屋子前面。見兩邊都是紗窗。靠西垂着湘簾。便說道

這地方像有人住了。秋痕先走。向捲窗一瞧。說道：沒個人影兒。就掀開正屋簾子。讓丹暈進去。

自己隨後跟來。見屋內十分雅潔。上面擺一木炕。炕上橫几。擺滿了書箱。直几上供一個磁瓶。

插數枝梅花。芬香撲鼻。中間挂一幅橫被。寫着國破山河在的杜詩一首。筆意十分古拙。款書

癡珠試筆。旁挂的一聯集句是：

豈有文章驚海內。莫拋心力作詞人。

款書癡珠瑩三字。俱是新樣。秋痕沈吟一會。向小岑道：這癡珠是誰。你認得麼。小岑道：我不

認得。只此古拙書法。定是個潦倒名場的人了。丹暈笑道：我看起來。這癡珠兩字。好像是個和

尚。秋痕見東屋挂着香色布簾。中鑲一塊月白亮紗。就也掀開進去。窗下擺一長案。是雨過天

晴。

繡像花月痕全傳 卷三

三



始見小岑  
劍秋見於  
四十六回  
脫盡釋官  
蹊徑

全書是與  
人共賞的  
痛在悔字

宗旨  
持論無乃  
太過以黃  
金相奔走  
此風亦已  
古矣

一語斷定  
痴珠  
一縷情絲  
三生因果

趣語亦是  
釋語可想

秋痕情態  
如繪

風起

鄭重分明

脉脉不語  
四字妙未  
段十數行  
文字都在  
個裡  
應第八回  
補筆

折顧上半  
一筆神不  
誤散

感遇  
是他是我  
是人是己  
是痛是知  
秋痕我知  
天下必有

青的卓罩一座彌勒榻。是舊宋錦的坐褥。便坐下去。瞧那桌上擺着一個白玉水注。兩三個古  
硯。也有圓的。也有方的。一把退筆。和那十餘本書。都亂堆在靠窗這邊。隨手將書檢出一本。見  
隸書西征吟草。上册六字。翻開第一頁。題是觀劇。下註碎琴二字。詩是

鐘期死矣。渺知音。流水高山枉寫心。賞雅茂能還賞俗。絲桐悔作伯牙琴。

便點點頭。嘆一口氣。也就不往下看了。這小岑坐在外邊炕上。將几上藝海珠塵。隨便看了兩  
頁。丹暈陪着。無味便走進來。說道。你看什麼。秋痕未答。小岑也進來了。見上面挂一聯。是

白髮高堂遊子夢。青山老屋故園心。

一邊書張檢討句。一邊未書癡珠病中試筆。中間直條。款書小金台舊作五字。看詩是

士為黃金來。士可醜。燕王招士。以黃金主之。待士亦已苟。樂毅鄒衍之賢。乃以黃金相奔  
走。真士聞之。將疾首。胡為乎黃金臺且不朽。小金臺且繼有。

便說道。偏真鐵崖樂府。又是一枝好手筆。足與韓荷生旗鼓相當。只是這人福澤不如荷生哩。

秋痕道。他案上有詩稿。你看去罷。丹暈瞧着東壁道。你看這一幅小照。不就是癡珠的麼。小岑  
秋痕近前看那小照。畫着道人。約有三十多歲。神清骨秀。小岑向秋痕笑道。你先前要認此人。

如今認着。日後就好相見。秋痕兩道眼淚。注在畫上。答道。曉得是他不是他。小岑丹暈按着嘴  
笑。秋痕也自不覺。小岑正要向案上找詩稿看。聽得外面打門。便說道。房主人來了。秋痕道。他

空空洞洞的一個屋子。我們不來。他叫什麼人開哩。正說着。只聽西屋一人。從睡夢中應道。來  
了。小岑搖手。叫兩個不要說話。推開捲窗。看打門是誰。一會轉過屏門。來却是心印。只聽心印

一路說進來。道秋華堂那一座門。不知今天是誰推倒。幸你月亮門。早是拴上。不然怕沒有人  
跑來麼。小岑掀開簾子。笑道。却早有人跑來了。倒把心印和禿頭嚇了一跳。小岑接着說道。你

那門板。就是我推倒的。我拐了玉母兩個侍兒。來你這裡窩藏哩。心印也笑道。梅老爺真會要  
人。却不知你那管家和兩三個人。到處找你哩。小岑拉着心印進來。見了丹暈秋痕。這心

印不認是誰。却也曉得是教坊裡的人。便接口道。真個玉母兩個侍兒。被老爺拐來了。小岑指  
着上面的聯道。這癡珠單名瑩。可就姓素。可就是從前獻那平倭十策。韋瑩麼。心印道。是小岑

道他什麼時候來你這裡住呢。心印便將癡珠家世。以及遇合蹉跎。自己平素如何相好。此番  
如何相遇。細說一遍。小岑丹暈。也都為扼腕嘆惜。只秋痕默默不語。小岑又問心印道。韋老爺

怎的今日不在家養病呢。心印道。說來也奇。那一日搬進來。遇着老僧。算是他鄉遇故知。了不  
想次日一早。他到觀音閣燒香。又遇着十五年前受業女弟子。就是大營李鎮君的夫人。你說

奇不奇的。這李夫人。却認真愛敬先生。那日就來這屋子請安。見他行李蕭條。回去便送了許  
多衣服。以及書籍古玩。第二日。李鎮君親自過來。要請他搬入衙署。他執意不肯。今日是端陽

佳節。一早就打轎過來接去了。回來大約要到二更多天。丹暈道。這真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  
呢。秋痕道。這夫人就也難得。四人談了一會。天也不早了。小岑家人。及丹暈秋痕。跟人都已找

着。知道水閣上。大家都散了。就也各自分路回家了。單說秋痕這一夕。回來想道。癡珠淪落天  
涯。怪可憐的。他弱冠登科。文章經濟。卓絕一時。平倭十策。雖不見用。也是轟轟烈烈。名聞海內。

到如今。栖栖此地。真是與我一樣。有話向誰說呢。我這回得個虛名。就有許多人。瞧起我來。過



億萬化身  
的痴珠恒  
河沙教的  
秋痕同聲

一哭也  
意緒層出  
一字一淚  
一痕一淚  
愈轉愈深  
愈深愈痛  
回顧上半  
折又應入  
手作收章  
法完密

映帶荷生  
○花痕  
隱擊痴珠

正照四十  
七回風雲  
樓紅御雲  
秋却是梧  
桐樹下不  
冷落秋痕  
一不寫春光  
轉寫秋是  
書宗旨

疑  
一月痕

此景可思  
○月痕  
原這秋痕  
一個眼目  
疑細為之  
欲擒故縱  
冷笑妙  
真了更妙  
氣極妙

了數年。自然要換一番局面。我便是今日的癡珠了。那時候從何處找出一個舊交。咳。這不是我後來比他還不如麼。瞧他那觀劇的詩。一腔子不合時宜。受盡俗人白眼。怎的與我悟仙遭遇。竟如此相司。他不合時宜。便這般淪落。我不合時宜。更不知要怎樣受人糟蹋。哩。大器晚成。他後來或有出路。我後來還有什麼出路。而且他就沒有出路。那著作堆滿案頭。後來便有千古。我死了。就如飛的烟化的灰。再沒痕跡了。因又轉一念頭。咳。我這作種孽的人。還要講什麼死後。這越發發了。又想到今日席間。大家那般光景。真同禽獸。沒有半點羞恥。他們倘和我鬧起來。這便是悟仙的死期到了。這一夜淒楚。比那三月初三晚更加難受。次日便真病了。正是有美一人。獨抱孤憤。憐我憐卿。飄飄意遠。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佛說因緣二字。試於此參之。末段嚼墨一噴。足令天下淪落人同聲一哭。韋杜之合。劍秋合之也。韋劉之合。小岑合之也。然劍秋為之作合於既見面之後。小岑為之作合於未見面之前。小岑無心。劍秋有意。兩兩整對。却兩兩參差。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

話說端陽這日。荷生營中應酬後。劍秋便要來家裏。綠玉山房小飲。兩人暢叙。直至日色西沉。纔散開閒步。荷生見園子裏遍種芭蕉。綠陰匝地。西北角疊石為山。蒼藤碧蘚。斑駁纏護。沿山凸凹。池水連漪。繞着一帶短短紅欄。闌畔幾叢鳳仙。百葉重疊。映着屋角夕陽。別有一種嫵媚之致。劍秋因想起芳譜。便說道。荷生你的芳譜。近來又有人出來重翻。荷生驚訝道。這又是何人呢。劍秋道。如今城裏來了一個詩妓。你是沒有見過的。又來了一個大名士。賞鑒了他。肯

出三千金來娶他。那秋痕如何趕得上。這芳譜却不是又要重翻麼。荷生便笑道。果然有這詩妓。有這濶老。我也只得讓他發標。只是太原地方。我也住了半年。還有什麼事不知。你哄誰呢。劍秋道。我給你一個憑據罷。說着進去。半晌取出一把塌扇。遞給荷生道。你瞧。荷生看那扇葉上。係畫兩個美人。攜手梧桐樹下。上面題的詩是

兩美娉婷一聚頭。桐陰雙影小勾留。欲平紈扇年年恨。不寫春光轉寫秋。

秋書劍秋學士大人命題。雁門米秋杜夢仙呈草。笑道。你這狡獪伎倆。我不知道麼。這個地方。果有米秋這樣人。我韓荷生除非沒有耳目罷了。還是我韓荷生的耳目。尚待足下薦賢麼。劍秋也笑道。我這會就同你去訪。如有這個人。怎樣呢。說畢。便吩咐套車。此時新月初上。一徑向愉園趕來。兩人酒後何等高興。一路說說笑笑。不覺到了愉園。劍秋便先跳下車。親自打門。早有半晌時候。纔聽得裏頭答應道。姑娘病了。沒有梳妝。這幾月概不見客。請回步罷。劍秋再要問時。雙扇閉月。寂無人聲。劍秋掃興。只得將車送荷生回營。荷生一路想道。此地原這秋痕一個。那裏還有什麼詩妓。就如那一日。呂仙閣所遇的麗人。可稱絕艷。風塵中斷無此人。劍秋遊戲三昧。弄出什麼詩扇來。想要賺我。歎不歎呢。荷生從此把尋花問柳的念頭。直行斷絕了。一日。劍秋便衣相訪。又說起米秋如何高雅。如何見識。如何喜歡名下士。荷生不等說完。冷笑道。算了。人家說謊。也要像些。似你這樣撒謊。什麼人也賺不過。這一席話。把劍秋氣極起來。說道。我好端端和你說。你儘說我撒謊。我今日偏要拉你去見了這個人。再說罷。荷生笑道。你拉我到那裡。倘他又做了閉門的泄柳。你這冤從何處去訴呢。劍秋拍掌道。今日再不能進去。我連



似信不似  
信妙馬字  
餘波

兩番訪美  
保兒這說  
還願妙

讀此可悟  
紆徐布置  
之法

愉園規規  
米秋法度  
花痕

花痕

歐字也不姓了。荷生看他上了氣，便也似信不信的，問道：你坐車來嗎？劍秋道：我今天是搭一個人車來的。回去想坐你的車。荷生道：我們騎馬罷。劍秋道：好極。於是荷生也是便衣，偕劍秋由營中夾道出來。二人各騎上馬，緩緩行來。剛到菜市街，轉入愉園。那條小街，正要下馬，便遇着杜家保兒，說道：姑娘還願去了。歐老爺同這位老爺進去，喚一杯茶歇息罷。荷生道：我不去了。劍秋氣極，說道：今天不見了這個人，我也要你見見他的屋子。便先是下馬，荷生和步行轉了一灣，便是愉園。保兒領着，走進園來。轉過油漆粉紅屏門，便是五色石砌成灣灣曲曲羊腸小徑，纔到了一個水磨碑排的花月亮門。保兒立住，說道：有客裏面走出一個垂髻了。保兒交代了。荷生劍秋隨那了。鬢進得門來，却是一片脩竹茂林，攔住。轉過那竹林，方是個花門。見一所朝南客廳，橫排着一字兒花牆。從花牆空裏望去，牆內又有幾處亭榭。竹景蕭疎，鳥聲聒噪，映着這處庭前鶯粟虞美人等花，和那蒼松碧梧，愈覺有致。轉到花廳，前面是一帶雕欄，兩邊綠色玻璃中間，挂一絳色紗盤銀絲的簾子。了。鬢把簾掀開，兩人進得廳來，隨便坐下。見上面一個匾額，是梅小岑寫的「清夢瑤華」四字。上面掛着杞枝山四幅行書，兩邊是鄭板橋墨跡云。

小飲偶然邀水月

蒲居猶得住蓬萊

中間一張大炕，古錦斑斕的鋪墊，几案桌椅，盡用湘妃竹，湊成退光漆面。兩邊四座書架，古銅彝鼎，和那秘書法帖，縱橫層疊，令人悠然意遠。荷生笑道：到像古名人家數。只見兩個清秀了。鬢年紀十二三歲，衣服雅潔，遞上兩鍾茶，笑嘻嘻的道：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失陪兩位老爺。

點睛欲動

月痕  
愉園風景  
米秋身分  
信

接脈府荀  
純是一片  
心血結成  
深信不疑  
轉折靈快  
如天馬行  
空不受羈  
勒

春鏡樓三  
字借了鬢  
口中說出  
與十五回  
正照秋心  
院筆意不  
犯

自行報名  
妙心慧舌  
這兩個了  
鬢實在可  
人邊疑妙  
一

休怪哩。荷生見了了。鬢，說出呂仙閣三字，心中一動，便問道：這是什麼時候許的願心？了。鬢道：就是我媽病重那幾天許的。劍秋道：你媽這會大好了麼？了。鬢道：前一個月十七八這幾天，幾乎不好。我娘急得要死。如今託老爺們福，大好了。荷生想道：我往呂仙閣那天，不是四月十八麼？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你看他住的地方，如此幽雅，不是那麗人，還有誰的？便向劍秋道：非有下和之明，不能識荆山之璧。非有范蠡之智，不能進苧蘿之姝。是你和小岑來往的所在。這人自然是個仙人了。劍秋也笑道：你如今還敢說我撒謊麼？荷生笑道：其室則通，其人甚遠。說着，便站起身來，走向博古厨，將那書籍字帖翻翻，却都是上好的。劍秋一面跟着荷生，也站起來。一面說道：人却不遠，只要你誠心求見罷。就也看看博古厨古董書帖，停了一會，把茶喝了。劍秋便向那兩個了。鬢道：你娘的屋子，這回搬在水榭，還是在樓上哩？了。鬢道：我娘要等荷花了。開時，纔移在水榭。如今現在春鏡樓。荷生道：好個春鏡樓三字，不就是從這裡花牆望去，那一所劍秋笑道：那是他的內花廳。從內花廳進去，算這園裡正屋，便是所說的水榭。由水榭西轉，纔是他住的春鏡樓哩。又問話了半晌，采秋還不見來。荷生向劍秋道：我今日飯後，營中公事，不曾勾當，就被你拉到這裡來。改天我邀你再來。作一日清談。如今去罷。劍秋也就移步起來。只見那了。鬢道：歐老爺，這位老爺高姓？我娘回來，好給他知道。荷生笑吟吟的道：你娘回來，說我姓韓字荷生，已經同歐老爺奉訪兩次了。了。鬢道：老爺，你這名字很熟，我像那裡聽過來。那一個了。鬢道：年頭人說減那回子三十多萬人，不是個韓荷生麼？這一個了。鬢，便道：我忘了。真是個韓荷生。劍秋向荷生笑道：你如今你是個賣藥的韓康伯。荷生也笑着，偕劍秋走了。這



疑信相參 獨自一人 來到園中 也料荷生 今日是必 來的一層 無異登仙 一語活現 神情作者 真是白妙 好在何處 妙再繳一筆 妙步入船室 第三層妙 報羅意遠 落落英多 落雁驚魚 何况荷生 是個善知 識

晚采秋回家聽那了髮備述荷生問答便認定呂仙閣所遇見的定是韓荷生荷生回營細想那了髮的話及園中的光景與那呂仙閣麗人比勘起來却得劍秋的話句句是真也疑呂仙閣所見的定是采秋次挨不到三下鐘便獨自一人來到園中采秋也料荷生今日是必來的外面傳報進來叫請入內花廳便是昨日遞茶那個了髮笑盈盈的領着荷生由外花廳到了一個楠木冰海八角月亮門進內四面遊廊中間朝東一座船室四面通是明窗四角蕉葉形四座門係楠木退光漆綠的室內係將十二個書架疊接橫陳隔作前後三層第三層中間挂着一個白地洒藍篆字的小橫額是小婢娘三北窗外一堆危石疊成假山沿山高高下下遍種數百竿鳳尾竹映着紗窗都成濃綠上接水榭遙見池水粼粼荷錢疊疊荷生此時只覺得芸香拍鼻竹影沁心林風蕩漾水石清寒飄飄乎有凌雲之想那了髮不知幾時去了又有一個了髮跑來荷生一瞧正是呂仙閣所遇的十四五歲侍兒便笑吟吟的問道你認得我麼那侍兒却笑着不答而去又停了一會遠遠聽得珮環之聲却不知在何處荷生站起來從向北紗窗望去只見那侍兒扶着采秋帶着兩個小了髮從水榭東廊娉娉婷婷向船室東北角門來正是呂仙閣見的那個美人人影尚遠香風已到不知不覺的步入第三層船室等着那侍兒已推開蕉葉的門采秋笑盈盈的說道進來原來就是韓老爺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倏忽之見竟隔有一個多月了荷生這會覺得眉飛色舞神采愈奕奕有光只是口裏轉說不出話來半晌纔說道不錯不錯我是奉訪三次了采秋笑道請到裏面細談罷說着便讓着荷生先走小了髮領着路沿着西池邊石徑轉入一個小院落面南三間小廳却是上下兩層荷

二層 眼目

生站在院中那小了髮先去打起湘簾采秋便讓荷生進去上首椅上坐了采秋自坐在靠窗的椅上說道昨辱高軒枉顧適因為家母還願所以有慢尚未說完荷生早接着笑說道不敢不敢今日得睹芳姿已為萬幸采秋道昨日不是同劍秋來麼荷生道那是做同年今日急於過訪故此未去約他采秋道劍秋月前到此談及韓爺文章風采久已傾心荷生聽到此便急問道劍秋怎麼說呢采秋正要答應荷生重又說道還有一言我們一見如故以後不可以老爺稱呼那便是以俗客相待了采秋笑道能有幾個俗客到得這春鏡樓來荷生道正是我們何不登樓一望采秋便命了髮引着從左首書架後上個扶梯兩邊扶手欄杆均用素綢纏裏荷生上得樓來只見一帶遠山正對着南窗蒼翠欲滴此時采秋尚未上樓便往四下一看這樓係三間中一間南邊靠窗半桌上一個古磁器盛滿水斜放數枝素心蘭水梔等花上首排

三層 文情開拓 文心細膩 都為末幅 埋根

着一張大理石長桌案上亂堆書本畫絹詩箋扇葉和那文具畫具東首窗下排着香梨木的琴桌上有一張梅花段文的古琴隨後聽着扶梯上弓鞋細碎的響采秋也上來了此時荷生站着窗前采秋正對着明窗更顯得花光側聚珠采橫生頭上烏雲壓鬢斜簪着兩個翠翹身上穿件淡青春羅夾祆繫着一條水綠百摺的羅裙因上樓急了微微的額角上香汗沁出映着兩頰微紅更覺比呂仙閣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艷便讓荷生坐在長案邊方椅上自己坐在對面那侍兒送上兩鍾龍井茶采秋接過親手遞給荷生荷生一面接茶一面瞧着這一雙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宛然玉笋一般怕采秋乖覺只得轉向侍兒說道你芳名叫做什麼采秋道他叫紅豆荷生道娟秀得狠婢尚如此何況夫人北地胭脂自當讓君獨步采秋道過譽不

愁容歡黛 自爾不同 伯采秋乘 引覺妙入

續像花月痕全傳 卷三



此二節一說秋心院須知此篇文字不用冷邊故借作點綴非絕代佳人是見面便是拈酸也至兩雅愈增風趣

傳神一語掃盡烟雲傾心題扇與上文恰恰相

應上琴床此則餘波仍綴到文律不作亂

當我知并州芳譜自有仙人獨步一時了荷生笑道這是女學士不肯就徵盲主司無緣受謗采秋笑道這也罷了半晌又說道兒家門巷密室無雙幾番命駕恐未必專為我來荷生正色道這却冤煞人了江上采春一見之後正如月自在天雲隨風散不獨馬纓一樹不識門前就是人面桃花也無所謂劉郎前度荷生正要往下說采秋不覺嚶嚶起來雙波一轉道說他則甚遂將荷生家世踪跡問起來荷生便將怎樣進京怎樣會試不第怎樣不能回家怎樣到了軍營說了采秋道此刻的意思還是就借這軍營出身還是要再赴春闈呢荷生便感著眉道元宵一戰本係僥倖成功我本力辭保薦怎奈經畧不從其實非我心所願采秋點頭道是隨又嘆道淮陰國士異日功名自在斬王之上荏弱女子無從可比梁夫人所幸詩文嗜好結習已深倘得問字學書當亦三生有幸不識公門桃李許我杜米秋追隨春風參入末座否荷生笑道這太謙了先是荷生一面說話一面將案上書本畫絹亂翻這會却檢出一張扇頁在手是個畫的美人便取筆向墨壺中微微一蘸采秋倚案頭看他向上面端端楷楷的寫了一首七絕道澹澹春衫楚楚腰無言相對已魂銷若教真貯黃金屋好買新絲綉阿嬌款書荷生題贈采秋女史八字寫畢說道貽笑大方又撫着琴道會彈麼采秋道略知一二荷生道遲日領教罷便走了以後劍秋知道好不訕笑一番正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無曲中意有絃外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荷生采秋合傳寫癡珠悟仙純用纏綿寫荷生采秋純用透脫便已定全書之局若僅賞其一筆不複一筆不犯猶是皮相

春鏡樓之美人與呂仙閣之美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何則固仍是采秋一人也惟吾獨知作者之心必以為不然何以故采秋之在春鏡樓不過孃孃婷婷一妙妓而已而至於呂仙閣之時則固皎皎潔潔替親祈命之孝女也神風靈雨宛在目前舞扇歌衫渾如隔世荷生於是時見之則所見孝女也非妙妓也是其收攝心神不敢褻視也固宜夫與劍秋至愉園一訪再訪則所訪者又妙妓也非孝女也至於聞呂仙閣之名而有二訪荷生心中固猶是呂仙閣之美人而決不以歌妓視之者也而所見者固仍是春鏡樓之美人則又決不能不以歌妓視之者也於是作者特為大書特書一曰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二曰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三曰呂仙閣見的定是采秋四曰正是那呂仙閣見的一個美人五曰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六曰更覺比呂仙閣見時又添了幾分嬌艷不憚反復而申明之所謂筆尖之露直等楊枝墨池之波遠過覺岸為之蕩污滌穢不留渣滓者矣若僅曰當日口角固應爾爾不亦負作者之苦心耶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卧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話說癡珠移於汾神廟之後脚疾漸漸痊愈如因元夕見功就擢了總兵遊鶴仙加了提督銜顏林二將也晉了官階遂與合營參遊議定請癡珠辦理筆墨每月奉束二百金薪水二十兩就借秋華堂作個辦事公所便有許多武弁都來謁見倒把癡珠忙了四五日自此秋華堂前院搭了涼棚地方官驅逐間人不比從前是個遊晏之所癡珠却只屬汾神廟西院撤去碑板把月亮門作個出入之路又選了兩個書手一姓蕭名祖贊字翊甫一姓池名霖字雨農小

緊接第八回養河說入應八回大營將吏俱有升權句出鄭甫雨農兩人



清福難消  
花痕  
高日時艱  
全書宗旨  
反振下文  
儘力反振  
接家書  
一落千丈  
追叙與第  
四回相應  
出清變  
眼目  
雅練與上  
下聯體叙  
次相配  
重卧病

同一槐陰  
而前後情  
景迥然不  
同  
病藥如畫  
負運起四

十三回文  
全書例以  
杜詩記事  
言情  
直起四  
十五回五  
十一回文  
慘字

憐禿頭結  
住上折  
入隱括一  
個月情事  
言之筆筆  
蒼深  
應第七回  
荷花一  
放開秋痕  
接扯掌作  
陪便無痕  
跡叙踐約  
起紫滄  
提筆○花  
痕荷三暗  
應第七回  
夢境一筆

楷都寫得很好便請他住在堂後兩間小屋這西院中槐陰匝地天然一張碧油的穹幕把前後窗紗都映成綠玻璃一般屋裏鑪篆微薰瓶花欲笑藥香隱隱簾影沉沉癡珠日手一編雖高日時艱不斷新亭之淚而潛心著作自成茂苑之書倒也日過一日偶有煩悶便邀心印煮茗清談禪語詩心一空塵障時而李夫人饋遺時果名花佳肴舊醞或以肩輿相招至署與讓如論古談兵指陳破賊方略間至後堂團情話兒童繞膝婢僕承顏轉把癡珠一腔的塊磊漸漸融化十之二三到了六月初起居都已照常收了兩個家人一喚林喜一喚李福讓如又贈了一輛高鞍車一匹清驃這日正在研珠點墨忽節度衙門送到自京遞來家報好不歡喜及至拆開頓慘然淚落潑下看官你道為何呢來原去年八月間東越上下由失守治南被圍癡珠全家避入深山不料該處土匪突爾整旗從賊以致親丁四十餘口踉蹌道路癡珠妻備妻正在盛年竟為賊擄抗節不從投崖身死老母及餘人幸遇焦總戎帶兵救護得無散失至戚友婢僕淪陷賊中指不勝屈比及救平因舍為墟藏書掃蕩個乾淨而且上下遊仍為賊窟慈母手諭癡珠令其在外暫覓枝棲癡珠多情入既深毀室之傷復抱墜樓之痛牽蘿莫補剪紙難招明知烏鳥傷心鴛原急難而道弟難行力窮莫致從此咄咄書空空餐廢寢不數日又倒牀大病起來這晚翊甫兩農心印俱來癡珠竟糊糊塗塗認不清人了慌得心印禿頭趕着請個麻大夫診了脈息就鄭鄭重重的定了一個方服下依然如故一連數日清楚時候喝不了數口稀飯餘外便昏昏沈沈不像是睡也不像是醒讓如夫婦逐日早晚叫人來問一日讓如親自前來禿頭迎出知癡珠服下藥剛纔睡下讓如就坐外間此時正是日高卓午滿院中森

森槐影鴉雀無聲慘綠上窗藥鑪半爐已覺得四顧悽然忽聽癡珠嚙語道梧桐葉落是我歸期一會又說道還有十五個月哩一會又吟道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梨以後語便微細恍恍有七字一句是身欲奮飛病在床又叫了幾聲情愛忽然大聲道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以後聲又小了約略有蔓草紫骨拱木斂骨八個字餘外不辨什麼讓如聽着發怔只得喚禿頭道你須叫醒老爺禿頭進去好容易將癡珠喚醒含糊一語又昏昏的睡去了讓如跟着進來見癡珠穿着貼身衣服遮着紫紗夾被瘦骨不盈一把心中十分難受便向禿頭道我且回家訪個名大夫來瞧瞧讓如說招呼伺候上馬去了次日讓如延了一個大令姓高的也不中用還是顏參將薦一兵丁姓王的和那麻大夫細細的商議決之心印服下藥卻能多進了幾口稀飯人也明白些自此病勢比以前便慢慢的減下來只可憐禿頭徹夜無眠足足開了一個多月再說荷生自見過采秋之後琴棋詩酒匝月盤桓美人有豪傑之風名士無狂且之氣雖柔情似水卻也穩重如山此時芙蓉洲荷花盛開荷生踐約還敬了眾措紳十妓中只秋痕掌珠病不能來這日管絃沸耳酒載饜心卻不邀小岑劍秋也不喚采秋侍酒就中單賞識了洪紫滄二十三日係荷花生日荷生先一日訂了小岑劍秋也訂紫滄只傳着丹暈曼雲伺候日斜後就套車到了愉園此時采秋臥室早移在水榭荷生正從西廊向水榭步上來遠遠望見采秋斜倚正面欄杆瞧着荷花荷生見了忽然心上一動好像幾年前見過這樣光景便站在欄杆前默想卻也想不起來是何人何地那采秋早笑盈盈的迎上來說道你心裏想什麼你看夕陽映着紅蓮分外好看哩荷生笑着走過來一面說道我忽然記起一件事不要緊不用



絕好一幅  
晚涼美人  
圖

花月痕中  
一切有情  
人都在其  
中  
淡語有味  
引起未段  
關合定情  
妙不着迹

此詳船室  
與二十九  
回相配

寫芙蓉洲

荷花四  
寫芙蓉洲

荷花  
紫切荷生  
用意  
比畫對止  
總下對臂  
定盟清盟  
何如  
都是五  
都是合  
定情二  
比畫對  
証斷叙  
復何如

本地風光  
切情切景  
荷花六

如繪  
好語如珠  
荷七  
七個荷花  
合下六荷  
字也花痕  
荷一

說了。了髮們搬了兩張湘竹方椅子和茶几二人就向着欄杆坐下了。髮遞上兩鍾雪水燉的蓮心茶。荷生還默想了一會。誰知越想越記不起。回眸一盼。又見采秋晚妝如畫。頭上烏雲一絲不亂。一身輕羅薄縠。映着玉骨冰肌。遂把前事忘了。采秋道。人言紅蓮沒有白蓮的香。你不聞見香麼。荷生笑道。大抵花到極紅。香氣便覺減些。所以海棠說是無香。這也是予齒去角的意思。其實是個名花也無不香的。只是這種香。只許細心人默默領悟。比不得那素馨茉莉的香。一接目便到鼻孔中來。采秋也笑道。這纔是心清聞妙香。要曉得有這一股香氣。纔是算不專在色上講究哩。二人在花前談了一會。纔進屋子坐下。荷生瞧着楹聯說道。你這裏都沒有集句對子。我集有一對。寫給你罷。隨將明日的局。告訴采秋。就說八下鐘。我坐車來和你同去便走了。次日。二人同到了柳溪。上得船來。那船刻着兩個交頸鴛鴦。兩邊短短的紅闌玻璃。長檣篷蓋上。罩着綠油大捲篷。兩邊垂下白綾飛沿。中艙靠後一炕。炕下月桌。可坐七八人。另一個船畧小些。是載行厨及跟人的。荷生瞧着表道。早得狠呢。一會丹暈曼雲。先後到了。又一會小岑劍秋紫滄也都來齊。那船就咿咿啞啞的。從蓮萍菱芡中蕩出。穿過石橋。不上一箭路。便是芙蓉洲。水閣造在水中。後面橋亭。接上秋華堂。前三面俱是楠木雕成竹節漆絲的欄杆。兜大家上了水閣。憑欄四望。見兩岸漁簾蟹簾。叢竹垂楊。或遠或近。或斷或續。尤覺得烟波無際。家人上來請示排席。劍秋道。船裏去罷。一面喝。一面看。大家俱以為然。一會跟班回說。席擺停當了。七個人都下船來入席坐定。水手們分開雙櫂。向荷花深處盪來。只見白鷺橫飛。垂楊倒挂。香風習習。花氣濛濛。真是香國樓臺。佛天世界。采秋笑道。今日不可不為花祝壽。遂站起來。

扶着船櫂。將一盃酒。向荷花灑醉了一回。荷生說道。正是。也就澆了一盃酒。二人相視微微而笑。於是大家飲了數巡。那邊船上。又送過了新剝的蓮子。並一船鮮藕。各人隨意吸了。紫滄望着采秋道。今日這般雅集。荷不行一令。采秋想了一想。道。今日令籌。俱不在此。只好行一個簡便的。這令叫做合歡令。我先喝一盃。令酒以下。如有說錯的。照此為罰。一面說。一面端起酒盃。喝了。便說道。這個字。要兩邊都一樣。可以挪移的。聽着。琵琶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拆開不成字。成字喝一盃。又接着說道。荷字飛騰。笑隔荷花共人語。

采秋並坐是荷生。荷生上首是曼雲。恰好數到是荷字。曼雲只得喝一盃酒。道。這字很少。只怕我要受罰了。小岑劍秋也各人凝思了一會。都道這令。看着不奇。竟難的。荷生一面催曼雲快說。曼雲將纖手在桌子上畫了一回。笑道。有了。

蒜字喜相逢。東西兩意同。拆開不成字。成字罰一盃。大家都道好。曼雲便接着說道。

映日荷花別樣紅。一數數到了紫滄。紫滄滿飲一盃。說了一個競字。小岑拍手道。我正想了此字。不料被你說了。紫滄笑着說一句是。

清露點荷珠



也是關合

定情

荷二  
都有神理  
可想○說  
破妙

五十一回  
的荷生  
荷三

五十一回  
以前的荷  
生○荷四  
不說破

渾成

遊子二字  
全書宗旨  
荷生  
說錯也妙

是酒闌光  
景○荷六

花月中人  
風格

輕帶形雲  
閣秋華堂  
仍收到水  
閣恰如接  
入改詩句  
來○花痕

入情  
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

○好調譽  
文心如髮  
回顧第九  
回引起第

一數又數到了采秋道我再說嗎。卻怕要罰了。荷生便道我替你說罷。劍秋忙說道代倩的罰。十盃采秋便將劍秋看了一看道我再說一個及笄的笄字。你們說好不好。大家齊聲贊賞。采秋隨念一句。一手指着道。

青苔碧水紫荷錢。

荷字却到劍秋。劍秋道我知道必要數到我的。幸有一個弱字何如。眾人都說可以。快飛觴罷。劍秋便喝了酒。說道。

留得枯荷聽雨聲。

采秋先說道今日荷花生日不許說這哀風句。子須罰一盃再說。眾人都說該罰。你不見方纔替花祝壽麼。劍秋道是了不錯該罰。遂又喝了一盃道我說張聿這一句最吉利的。

池沼發荷英。

便向采秋道好不好。采秋也不答應笑了一笑。小岑替他一數。數到了荷生。采秋忙用手試一試。荷生酒盃說道天氣雖熱亦不可喝冷酒。便替荷生加上半盃熱酒。荷生喝了說道我就是本地風光說個并州并字大家道好。劍秋道這是從笄字推出來的。荷生道詩也是我的本色。不妨遊子菱荷衣。

卻數到丹暈。荷生道你的量大。當喝一滿盃。丹暈喝了想一會說子一個絲字。眾人尚未言語。曼雲笑道丹姊姊要罰了。丹暈道絲字不是兩邊同麼。暈雲道那是簡無正寫兩邊是不同的。小岑道不錯。正寫是從糸。况拆開是個絲字。罰罷了。你的量好不怕的。丹暈紅着臉只得又喝

了一盃。停了想出一句詩來說道。

風弄一池荷葉香。

一順數到小岑。小岑喝了酒。想了又想說個芘字。隨說了一句離騷道。

製菱荷以為衣。

荷生道好。這又該到紫滄了。紫滄道我說一個羽字收令罷。大家都說是眼前字。一時竟不想起那時船正盪到柳陰中。遠望那隄北形雲閣。雕楹碧檻。映着翠蓋紅衣。大有舟行鏡裏之概。大家上岸。憑眺一回。又值夕陽西下。暮靄微生。花氣空濛。烟痕淡沲。小岑等三人遊秋華堂去了。荷生隨攜了三個佳人。重來水閣。采秋因向荷生道你帶有文具。要寫對子。這裏寫罷。於是跟班們就中間方桌擺上文具。青萍送上雲龍蠟箋。丹暈曼雲按着紙。采秋看荷生蘸好了筆。寫道。香葉終經宿鸞鳳。寫完一聯。丹暈曼雲兩人輕輕的捧過一邊。紅豆將文具內兩塊

玉鎮尺押住。采秋又把那一幅箋鋪上。自己按着。荷生復蘸飽筆寫道。瑤臺何日傍神仙。

采秋瞧着大家向外說說便眼波一轉。澄澄的向荷生道這何字何不改作今字呢。荷生瞧着

采秋笑道。匪今斯今。采秋笑道請自今始。二人說話脉脉含情。小岑等早已回家。恰好荷生款

已落完。采秋便迎將上去。劍秋看着桌上聯句便說道好呀。你們雙雙的暢敘。還說瑤臺何日

傍神仙呢。小岑瞧着出句說道這是老杜古柏行對句呢。采秋道好個表表的詞林香山詩句。

都記不得了。小岑也笑道是呢。丹暈道你們幹林衙門笑話多哩。此時采秋等三人均微有酒

意。斷紅雙頰笑語纏綿。談了片刻。看天漸漸晚了。遂仍都上了船。撤去酒席。烹上了荷葉茶。荷



十三回中  
段轉樞文  
字只笑一笑  
終不說明  
文景高絕  
神迴氣合

生便命將船往柳溪盪去。采秋問起秋痕來。小岑便將端節那一天故事說與大家聽。剛說到推吊下門來。那船已到了柳溪南岸。一簇車馬都在那裏伺候。時已黃昏。便道這會講不完。改日再說罷。便跨丹壘車轅走了。紫滄劍秋兩人一車。采秋攜了荷生的手。進入後艙。悄說道。你今日還要回營麼。荷生笑一笑。便喚紅豆與采秋更衣。看上了車。又送曼雲也上車。方纔走了。看官記着荷生晏客這兩日。正是癡珠病篤的時候。正是百年須臾。有敗有成。劍斫正離。鞭先祖逝。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荷生合傳。前寫憂患。後寫歡娛。皆各極其妙。昔人云。何謂景中人。何謂人中意。何謂意中人。何謂人中景。皆於此篇領會得之。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釁 砸烟燈錢同秀爭風

這書所講的。俱是詞人墨客。文酒風流。如今却要叙出兩個極不堪的故事。你道是誰。一個是杜采秋。此刻的冤家。一個是劉秋痕。將來的孽障。這話怎說呢。慢慢的聽小子道來。去年大兵駐紮蒲關時候。預備船隻。原士規借此料派。經畧聞風。立刻根究。本上司怕有人許發出來。替擔處分。就將士規平日惡迹全揭出來。坐此撤回。他這缺是個好地方。士規做了一任。身邊狼積有許多錢。平素與苟才酒肉兄弟。曉得苟才和荷生同年。梅小岑是個世交。便想由此門路。夤緣回任。你想小岑是個正人。又知道荷生是一塵不染的。如何肯去說這樣話。討這種情。只小岑面皮極軟。掙不脫苟才的糾纏。便推在荷生身上。說是荷生不能堅說為力。士規因此忿恨荷生。比參他的人。更加十倍。弁疑先後撤任。俱係荷生所為。其實士規不自構釁。荷生那裏

總挈  
分叙  
補第四回  
所未及

小岑心軟  
小人心事

妙語

司空見慣

語言妙

腕中有鬼

賓至如歸

他媽一不脫孝字  
眼目  
宗旨  
他媽二

認得士規這個大名。你道他怎樣構釁呢。原來他家用一老媽吳氏。係代州人。與采秋的媽賈氏。素有往來。便化些小錢。結識起來。這士規太太。就和賈氏。語言冷淡。臭味無差。彼此饋遺。十分親熱。一日。賈氏要請原太太。一進愉園。原太太說道。這卻不必。只我們老爺。說要借費園。請一天朋友。不知你答應不答應。賈氏是個粗率的人。便說道。這等小事。我怎的不答應。我們這園。原是借人請酒的。老爺如肯賞玩。天天到我們園裏請酒。就是我們造化了。原太太說道。不是這般說。現在你那愉園。是大營韓師爺走的。如何肯給我們請酒呢。這是我的情分。打擾你姑娘一天。便教我臉上好看多了。你能做得主。不能呢。賈氏笑道。園是我置買的。韓師爺難道能佔去我的園麼。生客不見。只是我那獸女兒的主意。其實我們吸這一碗飯。那裏認得如此清楚。而且你我何等情分。我這園子。就像你家的一樣。千萬不可存了彼此的心。老爺到我家。還敢比做客麼。就借我們的園。請一百天酒。我的女兒也應該出來伺候。何況一天呢。原太太道。你且回去。與你姑娘商量。賈氏道。不要商量。你對你們老爺說。是我已經答應了。憑老爺吩咐那一天。上下酒席。我一起包辦罷。原太太不勝歡喜。到屋裏取出三十兩銀子。說道。老爺說過。就是明日。上下三席。銀數不敷。另日再補罷。賈氏道。三十兩銀。儘殼開銷。老爺要明日。我就回去。趕緊張羅。不然。怕誤事哩。說畢。便坐車回去了。看官。你道采秋依不依呢。咳。人聞最難處的事。無過家庭。采秋是個生龍活虎般女子。無奈他媽在原家。一力擔承。明知此事來得說異。但素來是個孝順的。沒奈何。只得屈從。次日。他媽便一早把水榭鋪設起來。催着采秋梳妝。日未亭午。這原士規。便高車華服。昂然而來。他媽逕行迎入水榭。兩廊間。兩香茶沸。水榭上錦



他媽四

只寫三件  
衣服而三  
人之寒耗  
已不待言

畫也畫不  
出作者筆  
有化工筆  
此時夏日  
正長諸公  
不得尋尋  
此消遣也  
一笑

法又一笑  
遣

難盡得失  
無了時

萬古千秋  
大家只如  
此消遣  
不可難  
總結一句  
竟為秋  
東轉妙  
眼目他  
媽五回  
通起下  
文字  
正色說  
詞極委  
所以為  
○上文  
他媽此  
二媽字  
下折六  
媽却却  
配却入  
互助入  
妙

簇花園。士規得意之至。便請采秋相見。他媽叫了鬟疊促連催。采秋不得不坦然出見。正寒暄間。了鬟招呼客到。一個是錢同秀。一個是施利仁。采秋俱未會過。一一問過姓名。一會又報客到。只見月亮門轉出三個人來。一個年紀四十多歲。兩個年紀多不上三十歲。采秋也未會過。到了水榭。彼此相見。采秋正待一一致問。原士規指那穿湖色羅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小字天生。指那穿采色縐衫的說道。這位老爺姓夏字若水。指那穿半截洋布半截紡綢的說道。這位老爺姓胡字希仁。采秋只得應酬一遍。停了一會。又報客到。采秋認得是荀才。那荀才一路歡天喜地的。喊進來的望伯望伯。好闊呀。今日跑到這個地方。請起客來。口裏說。臉又望着大家。踉踉蹌蹌的走來。不想從西廊轉過水榭。這個路亭。是一道板橋。他志高氣揚。全不照管。便栽了一交。大家不禁開堂起來。他人既高。體又胖。這一栽。上身靠着欄杆上。將欲爬起。用力太猛。只聽咕咯一聲响。連人連欄杆一起吊下水去了。幸是堤邊水淺。采秋忙叫了鬟。傳進雨三個打雜下去。扶起。雖無損傷。卻拖泥帶水。比落湯的雞。更覺難看。打雜的乖覺。將他送至園丁的一間小屋中。原士規和大家都跟來。教他站着不要動。招呼他的跟人。替他收拾。又吩咐自己跟人。飛馬到他家裏。取了衣衫鞋襪。給他換上。開了半天。纔把這個落水的人。洗刷得乾淨了。不想胡耆又弄出笑話來。你道為何。他出來解手。想四面遊廊。都係斗大的磚砌成。萬無給人撒溺之理。陡見廊盡處。有一個白磁青花的缸。半缸水和溺一樣。聞之也有些臭味。想道。采秋實在是闊。連溺缺都如此華麗。剛把衣衫搵起。溺了一半。一個了鬟。見喊道。那溺不得。那是娘灌蘭花的豆水。大家聽見。又是一場開堂大笑。倒弄得胡耆。溺不是。不溺又不是。勉強

溺完。自覺赧顏。上來只得假做賞玩荷花。倚在欄杆邊。夏旒看見。笑道。希仁站開些。不要又吊下一個去。說的大家又哈哈的大笑了。一會擺席。錢施荀三人一席。原士規自陪。胡夏卜三人一席。采秋相陪。原來這愉園中所用酒器。及盃盤之類。均係官窑雅製。及采秋自出新樣。打造。酒精良。更不必說。這幾人除了荀才。原士規。在官場中伺候過幾年。其餘均係鄉愚。乍到場面。便覺是從來未見之奇。早已十分詫異。酒過數巡。士規忽望着卜長俊道。貴東幾時可以署事。聽說不久可以到班。吾兄是要發大財的。卜長俊道。敝東秋間。就可以代理。且是一個駢缺。別人奪不去的。夏旒接口道。前日奉託轉賣與貴東的幾樣東西。不知已看過否。兄弟今日手頭甚窘。頗望救急。卜長俊道。不要說起。前日東家下來。一臉怒氣。坐了片刻。我也不敢問他。忽然又進去了。這件事只好看機會了。隨又說了些何人補缺。何人借振。何人打官司。又說道。街上銀價如何。家中費用如何。總無一句可聽的話。那采秋如何聽得。便推入內更衣去了。吩咐紅豆帶着。小了鬟。輪流斟酒。直到上了大菜。纔出來周旋一遍。大家都曉得這地方。是不能胡鬧的。也不敢說什麼。采秋卻自在游行。說說笑笑。也不調謔眾人。也不貶損自己。倒把兩席的人。束縛起來。比入席之時。還安靜得許多。采秋轉恐他媽看得冷落。不像。叫小了鬟。送上歌扇。說道。我是去年病後。嗓子不好。再不能唱了。他們初學。求各位老爺賞他臉。點一兩支罷。於是。一席公點一支。紅豆彈着琵琶。領着小了鬟。唱了二支小調。天就也不早了。士規大家說聲。打擾一開。而散。原士規從此逢人。便將采秋怎樣待他好。怎樣巴結。還有留他住的意思。說開了。這是後話。且表那日。賈氏喜歡得笑逐顏開。采秋卻正色道。媽這是可一不可再呢。我這回體



幾片是錢  
片兒是錢  
是妓女  
他媽一  
全書與碧  
桃有怨詞  
無他以其  
折亦當以  
他媽為關  
目  
應第九回

媽的意。媽以後也該曉得我的心纔好呢。賈氏笑道。我明白就是了。看官你道。采秋今天的事。倘令秋痕處之。能毅如此。春容大雅。否不要說今天這一天。就昨天晚上。不知要賠了多少淚。受了多少氣哩。可見人不可無志。亦不可無才。閒話休題。聽小子說那錢同秀一段故事。同秀自五月初四日至省。那一夜就被施利仁。拉往碧桃家來。開着烟燈。三個人坐在一炕。同秀見碧桃一身香艷。滿面春情。便如螞蟻見糧。一般傾慕起來。說道。似你這種人材。須幾多身價哩。碧桃一面替他燒烟。一面笑道。給你估量看。同秀道。多則一千少則八百。碧桃點點頭。利仁道。你就先出八百。可耗羨錠取去罷。同秀躺下。笑道。怕他嫌我老哩。碧桃笑吟吟的。將烟管遞給同秀。說道。只怕老爺不中意。五十多歲人。就算是老。那六七十歲的。連飯也不要吸了。說着。將自己躺的地方。讓利仁躺下。倒起來。吸了兩袋水烟。出去。與他媽講幾句話。進來。便躺在同秀懷裏。看他手上的羊脂鐲子。同秀把一條腿。壓在碧桃身上。將上的一口烟。一人吸了半口。重燒上一口。遞給利仁。三人一面吸。一面談。直至三更天。同秀原想就住在那裏。倒是碍着利仁不好意思。利仁也看出。故意倒催同秀走了。次日。芙蓉洲看龍舟。二人見面。復在一席。那晚散後。同秀是再挨不過。便悄悄跑到他家。碧桃接入卧房。開了燈。烟笑嘻嘻道。席散許久。你怎不來呢。同秀道。我去拜客。不想天就快黑了。施師爺今夜不來。碧桃道。他和我說。席散後就要出城。幹個要緊的事。明日後纔能回來。當下同秀卸了大衫。就躺在碧桃身上。吸了一管烟。笑吟吟的道。你真不嫌我老。我今夜就住在這裏了。碧桃笑道。你再老二十歲。我也不給你走。一會兩人說說笑笑。就在烟燈旁邊。胡亂成局。自此作衣服。打首飾。碧桃要這樣。同秀便做這樣。

他媽二  
峽中身寬  
常連兩月  
裏依稀更  
有人一消  
此又消  
遣法

他媽三  
他媽四  
是非

他媽五  
非極却露  
出馬脚

婆子是婆  
子  
點眼

每一天也花幾十吊錢。連老鴉幫開撈毛的。沒一個不沾些光。好在同秀到這個地方。便揮金如土。毫不慳吝。其實碧桃與利仁。是個舊交。以前也曾化過錢。到後來沒得錢了。轉是碧桃戀他。生得白皙。又雄糾糾的人才。雖非如意君。也還算得個在行人。鴉兒愛鈔。姊兒愛俏。所以藕斷絲連。每瞞他媽。給他許多好處。只可憐同秀如蒙在鼓裏。一日同秀醉了。乘着酒興。便向碧桃家走來。見大門未關。便悄悄的走入院了。一家俱無動靜。上了廂房。燈光都不明亮。徑進堂屋。房門卻關得緊緊的。微聞那面一陣尤雲殢雨之聲。生辣辣的突入耳來。當下同秀掀開簾子。將脚把門一踢。不想門雖踢倒。同秀的酒氣。怒氣。一齊冲上心來。人也倒了。碧桃和那人正在好處。忽聽嘩喇一聲。驚得打戰。忙把烟燈吹滅。倒轉喊他媽。拿火。他媽從睡夢中聽見響。又聽他女兒厲聲叫喊。陡然爬起。應道。什麼事。剔起燈亮。點着燭臺。剛掀簾子。瞥見有個人影。出去疑是猴兒。便叫一聲。不見答應。再瞧大門是洞開的。說道。這時候門也不關。猴兒跑到那裏去。碧桃不敢下炕。急得喚道。先拿個火上來罷。他媽忙着閉上門。趕到碧桃屋裏。只見門扇倒在地上。一個人覆在門上。烟燈已滅。碧桃坐在炕沿上。繫褲帶。急將燭臺。將那人細瞧。卻是錢同秀。酒氣醺醺。流涎滿面。便問碧桃道。怎的。碧桃道。我好端端的在烟盤邊着了。曉得他是什麼時候來。也不叫人。就這樣的拍門。播戶。驚醒了人。他却挺倒了。那婆子一面聽碧桃說話。一面將手摸着同秀的額。卻是熱熱的。便說道。他醉了。碧桃就也下炕。瞧着。反笑起來。婆子將烟燈點着。說道。你叫他醒罷。碧桃道。我憑他挺着。叫他做什麼。婆子不過意。將手絹把他唾涎抹淨了。連聲瞧着。忽聽見打門。婆子一面答應走去。一面說道。施師爺是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



反問碧桃  
妙却也怕  
怕不是怕  
公做了醉  
硬糊得妙  
同秀亦善  
於詞令有  
解圍只有  
此著一消  
此又一消  
是醉糊塗  
波復未平  
波復未平

前番耳聞  
此番目見  
此又一消  
遺法

他媽六  
開出這樣  
狠狠無可  
消遣矣  
世情不過  
如此  
誰居  
他媽六  
不替同秀  
鳴冤却為  
苟才太息  
妙妙

一躺就全不知道了。開起門來看是猴兒便罵道：小崽子你跑了還不叫人關門。絮聒一會便叫他幫着扶同秀上炕。把門上好。這同秀到了三更纔醒過來。見碧桃坐在身邊。笑容可掬。眉目含情。便將手攏將過來。說道：我是什麼時候來的。碧桃笑道：你還問嗎？你酒醉也罷了。怎的把門踢倒。卻挺着尸不言語。害人家怕得什麼事的。同秀醒後把以前情事通忘了。這會碧桃說起。倒模模糊糊記起來。碧桃見他半晌不語。便問道：你想什麼呢？同秀道：想你二更天時做得好夢。碧桃笑道：你胡說。我又沒有做甚夢。我做我的夢。你怎麼又知道呢？同秀便把踢門的緣故轉說出來。碧桃便哭起來。叨叨絮絮。個不休。同秀只得左一揖。賠不是。右一揖。賠不是。說道：總是我醉糊塗了。下次再不吸酒罷。自此又好了十餘日。一日雨後。同秀帶了一帕子的南邊新到的菱角和鮮蓮子。坐下車。向碧桃家來。纔到衙衙。早見門首有一輛車停住。下車便認得那輛車是利仁坐的。同秀車夫向車中取過那帕子。卻好猴兒出來。同秀就跨進門來。猴兒跟着。同秀不許他聲張。悄悄向上房走來。只聽得利仁說道：喫一個乖乖算罷。同秀便搶上一步。將簾子一掀。只見床上開着烟燈。碧桃坐在利仁懷裏。利仁一隻手。兜在碧桃身上。瞧見同秀。急行推開。同秀這一氣。真是髮上衝冠。一手將帕子內包的東西。向碧桃臉上摔來。一手將烟燈。砸在地下。說道：好好。你們做了一路。就怒氣沖沖的出來。上車馬上叫跟班收拾。搬到店裏。後來花了五百金。買定一妾。進門那一日。辦了數席酒。叫了一班清唱。相公請他那相好的財東。和苟才原士規諸人。正在熱鬧。不想碧桃母女披頭散髮。坐車而來。一下車。就像奔喪一般。號啕大哭。從門前大鬧進來。家人打雜人等。都攔不住。同秀跑開了。他媽將頭向牆上就

撞碧桃又拿出小刀來。向頸子要抹。十餘人分將按住。碧桃就躺在地下。大哭大嚷。聲聲只叫錢同秀出來。街坊鄰右。和那過路人。擠滿院子。那怕事的財東。看見鬧得不像。早都跑了。只剩下苟才等酒肉兄弟。和那萬分走不了的幾個夥計。做好做歹的勸。無奈兩個潑辣貨。再不肯歇手。直鬧到定更。大家曉得此事。是背後有人替他母女主張。只得我着同秀。勸他看破些錢。和他媽從兩千銀子。講到一千兩。纔得歸結。天已發亮了。這苟才等。今天真是日辰不好。喜酒一盃不曾喫上口。倒賠嘴賠舌。跑了一夜。正是 執鼠之尾 猶反噬人 只有羅漢 獅象亦馴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遊戲筆墨。亦承上起下之文也。牛鬼蛇神。一齊活現。而描寫世情處。令人感慨無窮。以碧桃與衆秋並論。清濁高下。奚翅霄壤。然其為妙妓同。其知有他媽同。其知有他媽而。以孝得善果亦同。作者類不類以為類。齊不齊以為齊。蓋有深意焉。



花月痕全書卷四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午後獨吟詩

全篇以驚  
愕起呼  
睡著結此  
中令人省  
悟多少  
中妙計

非真  
積積眉  
傳出一肚  
皮煩惱神  
情。花痕

語亦非真

引出凌晨  
可想一夜

話說荷生。日來軍務正忙。忽晤小岑。說原士規。愉園請客。十分驚愕。說道。那愉園平日不是他。們走動的地方。後來小岑說得千真萬真。荷生終不相信。故特請了劍秋來。劍秋一見面也怪。采秋說道。愉園聲價。從此頓落了。荷生一肚皮煩惱。默默不語。劍秋隨接道。這其間總另有原。故他們那一班人。素與采秋是沒往來。只是這一天的事。如今都傳遍了。還能說是謠言。小。岑道。望伯狼得意。說是人家花了幾多錢。也不過如此。關一天。荷生聽着。心上實在不舒服。便。說道。算了。從今再不要提起愉園兩字罷。說着。就將別的話分開。無情無緒的談了一會。二人。也就去了。其時日已西沉。荷生送出二人。也不進屋。一人在園子裏。踱來踱去。一會望着數竿。修竹。癡立一會。又向着那幾盆晚香玉徘徊。直到跟班們擎上燈來。青萍請示開飯。荷生纔進。屋裏。說道。我不用飯了。你將荷葉粥熬些。便到裏間躺下。好一會。門上送上公事。荷生起來問。道。有要緊的軍情麼。門上回道。沒甚緊要的。荷生道。我明天看罷。門上答應退出。荷生就擇在。一邊。青萍回道。荷葉粥熬好了。荷生道。我肚裏不餓。停一會喫罷。遂出了堂屋。又是踱來踱去。忽然自語道。撇開手罷了。青萍大家都在簾外伺候。也不曉荷生是什麼心事。只聽得轅門外。已轉二更了。便掀簾進來。請荷生用點粥。荷生叫端上來。就在堂屋裏喫了。也不叫添。青萍回。道。老爺不曾用晚飯。添些嗎。荷生惱道。不用了。青萍不敢再回。跟班送過漱口壺手巾。荷生只。抹了臉口。也不漱。便起來向裏間去。了一會。叫青萍。青萍答應進來。只見荷生盤坐一張小榻。